

少年遊

吳祖光戲劇集之一

開明書店印行

少年遊

吳祖光戲劇集之一

本書專供閱讀之用，作者保留轉載，翻譯，演出，改編，廣播，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不論職業的業餘的個人或團體，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須事先徵得作者或其代理人之同意，否則當照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

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
本劇作者及各地代理人通訊處如下：

南京：白下路中國農民銀行吳皋先生

重慶：中一路新民報社楊鍾岫先生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轉作者本人

北平：東交民巷瑞金大樓新民報社馬彥祥先生

「您看我這滿身灰塵，一頭亂髮，狼狽的樣子，似乎有點疲憊了罷？其實我是一身辛苦，滿腔興奮。我能由北平逃到重慶，總算看見大後方的情形，吐出了我那口久壓在心頭上的鬱悶。在兩路口，我一下車，就遇見我的爸爸，我們爺兒倆六七年不見了，我們分別的時候，我才剛上初中，今天我已是大學生，若不是我認得出他老人家，他還以為我是別家的旅客呢。我一見着他，不由得我的淚花兒簌簌落下來了，他老人家問我怎麼啦？我說你老別難過，我在路上沒有受什麼委屈，我心裏有六七年的鬱悶，不哭不痛快！」

「是的，哭有什麼用？今天我非但不哭，而且張口大笑了。我看這兒的同胞面容雖瘦，但精神卻都很好，不像北平那班『高貴』的漢奸們身板胖胖的，但愁眉苦臉。」

「您問北平的一般情形怎麼樣？這真是『狗咬刺蝟，無處下口』，您要是不忙，咱們就來個整本大套，第一回您就拿我這大學生開刀吧。」

「……………」

——大公報：「北平大學生續紛錄」

序

今天我坐在春天的成都的一間小屋裏，望着窗外陽光下粉紅淡紫的桐花外的一片片白雲，不知飛向何處，就又讓我想起北平來。

想起那時候——離現在不過幾年，可是像古代一般的遙遠了——對着書桌上攤開的一本地圖發呆，想着：「四川離我多遠啊！有沒有一天到重慶去，到成都去？」這想望是渺茫的，心裏知道不過只是想望罷了。

但是這想望不再是想望了。再也沒有料到我們如何越過這萬水千山的艱阻，在四川過這七年歲月。

這些日子是辛酸的，憂愁的，痛苦的；也是興奮的，愉快的，歡笑着的。但是辛酸也好，歡笑也好，我們都爲那日子飛快地過去暗自震驚。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南望，北望，家山何在？我們都怕那少年的心情將被這連年烽火消磨淨了。

然而烽火不但沒有消淨我們的意氣，卻逐年逐歲地呼喚起更遙遠的記憶。我懷念那生與長的地方，那地方的人民，我親近過的朋友，那怕一朵海棠花

同一星塵土，都夠我低回多半天的。

我要向那地方訴說着我飄零的遭遇，無時忘懷於眼前身旁的人和事。訴說我的感謝，我的喜悅與憂愁。愛這裏，愛那裏；愛過去，愛現在，期待將來。

不知我們以後再相逢何處？寄我一時也是永久的情懷，於是我寫「少年遊」。

三十三年三月，吳祖光。

全劇人物

董若儀

小魏（不上場）

陳允咸

洪蓄

白玉華

顧麗君

周栩

章子襄

姚舜英

蔡松年

李媽

警察

探捕甲
探捕乙

全劇分幕

第一幕 夏天，淪陷後的北平某大學女宿舍。
第二幕 三個月後，秋天，一個小公寓裏。
第三幕 幾天之後，公寓裏。

第一幕

人物：

董若儀 陳允成 洪蓄 白玉華 顧麗君 周栩 章子實 姚舜英 蔡松年

北平——敵人叫它「北京」的——盛暑，學校裏夏季結業的日子。

這天也是最高班畢業，全校同學牽縈着在這國土淪陷的艱難歲月裏的數載同窗的情分，分袂在即，不免臨別依依之感，所以在上午開了一個全體歡送的大會，學校當局也宣佈整天開放男女宿舍，准許同學們作相互之間可能是最後一次的把晤。

女宿舍裏的一間房子。

董若儀，顧麗君，洪蓄，姚舜英，四個人住在裏面四年了。屋子很溫暖——在夏天說「溫暖」是不合適的，但我指的是感覺上的溫暖——，很精緻，分擺着四張牀鋪，書桌，衣櫥，茶几，小圓凳子。

壁上的裝飾代表着四個人不同的個性，譬如董若儀牀前掛一條小小的山水單幅。顧麗君則牀旁一大疊箱子，沿牆釘滿了如泰隆鮑華，碧蒂黛維絲，羅勃泰勒，晶姬羅撫絲等等的明星照片。姚舜英這一邊貼了一張木刻的人像。洪蓄在牀欄杆上面斜斜地插了一

對很長的孔雀翎子，旁邊掛着一頂大草帽，草帽上還別着花。

爲了宿舍開放，雖然屋裏住的人就要搬走，卻在這最後一天特別佈置了一下，牀單換上了新的，桌上、茶几上的花瓶裏也都插上了鮮花。

這天天氣陰陰的，人們久旱望雲霓，可真有點兒像要下雨的樣子了，院子裏也居然有點兒微微的風從開着的門和那些半捲着竹簾子的窗外吹進來，雖然盛暑，卻有涼意。

時候已近黃昏，屋裏一天熱鬧，忽然顯得格外清靜，只是窗外門外的院子同隔壁屋裏仍舊傳來一陣陣笑語喧嘩。

只有董若儀一個人留在屋裏，一臉不高興的樣子斜倚在洪蓄的牀上俯着身子玩撲克牌。窗外似乎有人走過，董若儀擡起頭來。

董 (向窗外) 誰？是不是小魏？

「窗外面一個女孩子的聲音：是我，幹什麼？」

董 勞你駕順手給我把門帶上。

「女孩子已經走到門口帶門。」

「女孩子：怎麼？天沒黑，你就要睡了？」

董 (憤憤地) 我要清靜會兒，煩死了！

「女孩子笑笑：大姐姐又生氣了……」

董

【女孩子走遠了。

（喃喃地）畢業就畢業！開放那門子宿舍？

【董若儀賭氣把牌往牀上一摔，面向裏睡在牀上。

【她蠕動一下，抓過身邊一把芭蕉扇蓋住了臉，好擋住窗外照進來的亮光。

【有人敲門。

【董若儀回頭張望一下，又轉過身去，扯了牀上的大毛巾蓋在身上，不理。

【門又敲了兩聲。

【見沒人答理，外面的人把門推開了。

【陳允咸向屋裏看，見有人睡在牀上，便蹣手蹣腳走了進來。

【陳允咸四面端詳，只是睡在牀上的人用扇子遮了臉，看不出是誰。

【陳允咸看見壁上的裝飾，斷定是洪蕎睡在牀上。便走近去。

【陳允咸不知怎麼好，猶豫了半天，便俯下身去。

【陳允咸低頭向董若儀頸子吹氣。

董

（怒）誰那麼討厭？

【陳允咸急退後。

【董若儀怒容滿面，一翻身坐了起來。

陳

（站得筆直）董大姐！

董（見是他，想發脾氣沒發出來）小傢伙……

陳（鞠個躬）我來給你道喜。

董（咂嘴）給我道喜？

陳真的。

董別胡扯了！誰不知道你是來找洪蕎的。

陳大姐冤枉我，我真是來道喜的。大姐畢業了，我還不該來道喜嗎？

董也不是我一個人畢業。

陳我全給道喜，就是其實在對不住，我來晚了。

董（牢騷滿腹）畢業就是失業，人家煩都煩不及，道甚麼喜呀？

陳可我還是說畢了業好，這鬼書念着可有什麼勁兒？

董敢情你是少爺，我們沒家沒業的，不念書，不做事，就得餓肚子。

陳（支吾地）想法子，想法子……

董（攏攏頭髮站起身來）想法子，你給想！

陳你別發愁，我們慢慢兒來。

董又慢慢兒來了。

陳（轉換話題）你們這間屋子真不容易找，我要走出去了，還是小魏指着我來

的。

董 她沒告訴我在屋？

陳 她衝我擠咕擠咕眼兒，我也不懂是幹什麼。

董 （怔一下）這屋子你沒來過？去年你沒來過？

陳 你忘了？去年宿舍開放，我回家去了。

董 明天放假，你還回家不？

陳 要回去。

董 那天走？

陳 明後天。

董 那我托你一樁事。

陳 （必恭必敬地）大姐吩咐。

董 你別做這種怪樣子，我要你把這半年上海出版的新的小說劇本給我買一份全的帶來。

陳 （搖手）這可不行，這可不行。

董 爲什麼？

陳 你可不知道車站上的日本憲兵多霸道，查出來你有書就是學生，知道你是學

生，那麻煩可就多了。

董（瞪着眼）這是說你不帶。

陳（無奈）我瞧着辦，好不好？

董隨你便。

陳你要是要絲襪子、口紅什麼的，我保險辦到。

董我要絲襪子口紅幹什麼？

陳好罷，你要的書我給你儘量想辦法就是了。（東張西望）大姐，洪蕎跑那兒去了？

董（笑了）我就知道你拐彎兒抹角兒就是要找洪蕎。

陳（陪笑）大姐告訴我，她到底到那兒去了？我那兒都找到了，也找不着。

董我問你，你這一天跑到那兒去了？我們也到處找你找不着。

陳（搖頭）不用提了，不用提了，這一整天都不得閒，好不容易才脫出身來。哼，誰不知道你，又是上什麼表姐表妹家去了。

陳（擺手）你聽，什麼？

【兩人側耳傾聽。

【遠處有人聲漸走漸近，像是有人在哭，有人在勸。

陳 大姐，有人在哭……

董 （向外走）別響！

【董若儀沒走到門口，已經有人推門進來。

【白玉華在最前，嗚咽着，眼睛都哭紅了。洪蕸扶着地，顧麗君跟在後面。

董 （非常好奇地）怎麼了？爲什麼哭？

【白玉華癡立着。

洪 （半哄半嚇）別哭了，我不許你哭了。

白 （忍住淚答應）嗯。

董 什麼事？到底是什麼事？

洪 教務處的方先生告訴她有三門功課不及格。

董 那三門功課？

顧 （搶着說）猜也猜得出的。

董 我就猜不出來。

顧 可是剛才我一猜就猜對了。

陳 （擠上前去）讓我猜？

顧 你猜吧，看你靈不靈。

陳 準是這三樣：數學，物理，化學。

「董若儀走開了。」

洪 (笑罵) 這個死東西！

顧 (拍手大笑) 對，對，對，一點兒也沒錯。

陳 這有什麼難猜，就拿我們這四個人說吧，誰在中學的時候不討厭這三門功課？白玉華，你聽我說，不要緊，我去年也是這三門不及格，還加上一門日文。

白 我的日文也不及格。

陳 那你就完全跟我一樣，可是我照樣中學畢業，照樣進大學，再過兩年我照樣兒大學畢業，出洋當博士，回國做大官！

洪 胡說八道！

陳 不，絕對正確。數學頂多學會了加減乘除，就夠你用一輩子。物理，就是無理，就是無理取鬧的意思。化學學會了，除了變戲法，就沒別的用處。

顧 是呀，我不懂物理化學，還不是畢業了？

(得意地) 怎麼樣？

洪 人家難過得不得了，你還在這兒瞎扯！

陳 怎麼？白玉華，你告訴我，我給你想法子……

董 （從牆角那邊冷冷地）又來了，你就會說：想法子。

陳 （低聲向白）別理她，她有神經病，告訴我。

董 （覺得陳允成在罵她）什麼？

陳 （非常誠懇地）白玉華，你說你說！

洪 你告訴他也好，說不定他能幫你點兒忙。

顧 對了，你跟他說。

白 （擡頭向前看，像是自言自語）我們家窮……

【突然沈默，陳允成原是半開玩笑的樣子，這下子也靜下來了。

白 常常窮得連飯也沒得吃的，爲了我上學，我爸爸到處借債。北平淪陷了，我爸爸媽媽老，弟弟妹妹小，家累重，也不能跟着政府走，爸爸又不肯給維新政府做事，借債過日子，看見什麼都生氣……

顧 （招手低聲）小陳，你過來。

陳 （轉過頭）什麼事？

顧 洪蓄找了你一天，你跑到那兒去了？

陳 我……